

先秦諸子學說

胡耐安著



胡耐安編著

先秦諸子

上海北新書局印行

民國念五年九月付排
民國念五年十月初版

先秦諸子學



編著者 胡耐安
發行人 李志雲
發行所 北新書局
印刷者 振興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報掛號一六三

北新書局

分發行所

北平 成都 長沙 南京
廣州 西安 重慶 溫州
杭州 開封 貴陽 汕頭
武漢 濟南 廈門 雲南

北新書局

例言

一、本書係就著者在暨南大學所授「諸子研究」一部份講稿而成，原擬以儒道墨三家爲正編，而以其他諸家爲續編。竊恐歲月不居，所擬難成，則是書未免云闕；故不綴以正編二字，他日續編成書，與不綴正編之本書，亦可相爲正續，不爲害也。

一、著者深感學生於國文字之程度，過爲淺蕪，是故本書，全采文語成句。但以倉卒成編，未遑斟酌，置字用詞，或有未當，敬希識者於講授時，予以修正，俾免貽誤來學，則不僅著者一人之私幸也。

民國二十三年秋季胡耐安識於上海寓所

先秦諸子學

序說

子之稱書，含類至廣；蓋古者士大夫通稱曰子，從而其所著述者，亦因以名子。諸子云者，舉凡經史以外之能成一家言者，如「儒」「道」「法」「墨」等皆歸焉。先民榜經史子集爲甲乙丙丁四部，以子部位其二，故子部又稱丙部，但亦有以子居史前稱乙部者；然自隋唐而降，子皆後史，經史子集之稱，遂以釐定矣。

子書源遠流長，上溯周秦，下迄元明，雖代有盛衰，但各有所詣；繁曠以盡其博，曲雜以顯其妙；出入於經史之間，佐證於學藝以外；昔人稱

爲入道見志之典，今人目爲明理致用之書，洵當論也。惟是時代邈遠，載籍所存，頗多佚失。且也諸子之書，自漢而降，學者多以非聖畔道視之；洎夫宋代，儒者更目爲異端邪說，擯於儒家之外。綜是多因，諸子之學，遂成絕詣。况復有秦火於前，漢宋明令禁於後，欲其無殘，豈易言哉？

近人舉諸子書，大率以春秋戰國爲斷。良以諸子之學，莫盛於斯時，譬若日麗中天，光芒萬丈，炎漢而降，則寥落之晨星，未足語其光輝焉。子之所以盛於春秋戰國者，莊子於天下篇言曰：

天下大亂，聖賢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乘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偏，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

之道闡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

孟子之言曰：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滕文公章下）

班固於漢書藝文志，更綜而論之曰：

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讒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差，以此馳說，取合諸侯。

蓋前乎此者王室尊嚴，學世其官；非其族者不能與聞，非在官者不獲從事。及春秋之季，周失其綱，威權不作；言論思想，乃得以自由發揮。逮及戰國，天下諸侯爭求人材以自重，士之欲得志於時者，莫不研精學問，標新立異，以成其言。諸子之學，迺盛於斯時矣。

以言其類，則司馬談有六家之論，陰陽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班固有九流十家之

說，儒、道、陰陽、法、名、墨、從橫、雜、農、小說、降及唐宋，其所析分者爲類滋多。如舊唐書

經籍志之所列，則子類爲十有七，儒家類、道家類、法家類、名家類、墨家類、縱橫家類、雜家類、農家類、小說類、天文

類、曆算類、兵書類、五行類、雜藝術類、事類、經脈類、醫術類、新唐書所紀者數雖同而名有異，事類爲類書類、經脈類爲明堂經

脈類、而舊唐書經籍志序，則云：「丙部爲子，其類一十有四：一曰儒

家；以紀仁義教化；二曰道家，以紀清淨無爲；三曰法家，以紀刑法典

制；四曰名家，以紀循名責實；五曰墨家，以紀強本節用；六曰縱橫

家，以紀辨說詭詐；七曰雜家，以紀兼敘衆說；八曰農家，以紀播植種

藝；九曰小說家，以紀芻辭輿誦；十曰兵法，以紀權謀制度；十一曰天

文，以紀星辰象緯；十二曰曆數，以紀推步氣朔；十三曰五行，以紀卜

筮占候；十四曰醫方，以紀藥餌針灸。」是其所序與其所列者不相符合

矣。

矣。宋書藝文志所類之子部，則分八種，儒家、雜家、農家、小說家、兵書類、五行類、醫方類、藝術類、鄭

樵於通志藝文略中所舉之諸子類，實十有一焉。儒家、道家、釋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

農家、小說、兵家、逮夫清代，其四庫全書之子部總敍言曰：「大都篇帙繁富，可

以自爲部份者，儒家之外，有兵家，有法家，有農家，有醫家，有天文算法，有術數，有藝術，有譜錄，有雜家，有類書，有小說家；其別教則有釋家，有道家，敍而次之，凡十四類。一其續通志藝文略諸子類之數，則爲儒、道、釋、法、雜、農、小說、兵、八家。

蓋以著述日夥，門類滋多，原不能拘墟於六家九流之稱，加以限度。且也子部之書，或古人之所無而爲今人之所有；或古人之所有至今已云佚亡矣。譬諸佛人中土，時在漢代，其釋氏之書與夫釋家之稱，自亦必不能超邁漢代而與先秦諸子並類；復以支派紛雜，入於此者難出於彼，如

管子一書，幾儒道法名陰陽，無所不包。準是類他，是在善學者矣。以言其量，見之於漢書藝文志者，凡百八十九家，其書則四千三百二十四篇。考諸唐史，玄宗開元十九年集賢院所儲子庫，共二萬一千五百四十八卷；越十有四年，至玄宗天寶三年，更造四庫書目，子庫所儲者則僅一萬六千二百八十七卷，亡佚之數，殆及三之一。其後於宋眞宗時，清釐子庫，則祇八千四百八十九卷，亡佚殆又居其半矣。

唐書藝文志序云：「作者衆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精深宏博，各盡其術，而凋零磨滅，亦不可勝數？蓋其中或佚而不傳，或傳而後莫爲繼，於是墨家僅墨子及晏子春秋二書，名家僅公孫龍子尹文子及人物志三書，縱橫家僅鬼谷子一書，而著錄之家，遂因絕續不同，其體例不能劃一。」不僅此也，如鬼谷子其人，有謂係蘇秦之師，有謂卽係蘇秦本

人；人而不存，書於何有？吾人尤以疑古之思，爲討古之學，事子學者宜是，研經鑽史者更宜是也。

若夫子書之起源，劉勰於文心雕龍中諸子篇云：「至鬻熊知道，而文王諮詢，餘文遺事，錄爲鬻子，子自肇始。」然此謂子之名書之所肇始曰可，謂之爲子書之肇始曰不可；徵諸高似孫所輯「子略」，黃帝之陰符經實冠其首帙；雖其書有屬於後人僞託之說，但鬻子一書，亦復有指摘其爲質鼎。綜之時代邈遠，磨滅滋甚，多聞缺疑可也。

諸子之學，既如上所論述之散漫駁雜，則治之者將何以事其功歟？竊聞之提綱目張，挈領裘順；爰是未及諸子之研究，先爲諸子之述略；述略云者但舉其家數耳；至其所學，則具於各章論之。惟是茲書之作，原在詔示學子以秦先諸子學之源流派別，累日經年，積而成篇，蓋未暇加以

點竄焉。且所舉者，或殘而不全，或佚而不備，斷章殘篇中有其書名，求諸子庫則亡佚久矣；復有原書云缺，後人託名續全者；更有古人實無其書，後人妄臆以成者；顛倒錯亂，是所未免。用本所知，試爲清釐。竊以諸子百家，其能稱鳴一時而復流傳於世者，要皆有所詣；烏可挾取其片語隻言而盡非之也哉？惟是諸子爲書，其類至泛，其數至繁，其義至曠，不有範圍，其何以事？竊聞之：春秋學派，以儒道墨三家稱其最，外此若陰陽名法，則兼乎道而通乎儒墨者也。其縱橫農雜小說之爲家云者，蓋戰國之後起而漢人之所爲言者耳。茲書所述，雖僅儒道墨三家，然於先秦諸子之爲學，其庶乎得其半焉。

第一篇 儒家

第一章 儒家述論

儒，說文云：「儒，柔也；術士之稱。」論語雍也章：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

儒蓋爲有知識材藝者之通稱，是以有君子小人之別。至儒之成一家專名者，則以學派之起，儒家爲先，然所謂專名者其始實亦通名，舉凡諸子百家，固莫不以儒稱者也。

漢書藝文志之論儒家曰：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

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爲最高。

漢書儒林傳之釋儒曰：

古之儒者：博學乎六藝之文。六藝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

六經者，詩，書，禮，樂，易，春秋，亦卽所謂六藝也。禮記經解篇：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此於六藝之學，言之備矣。然孔子之以教其弟子者，則未嘗以六藝分

科，吾人考之經籍，雖有「德行」「政事」「言語」「文學」之目，然以某一藝爲專攻之學者，則孔門未之聞也。至於儒家，固有一「博學乎六藝之文」之言，然大儒如孟軻荀卿之所述作，僅詩書禮樂春秋焉而已。孟子七篇，未一及易。荀子以博學稱，而於勸學篇詳論詩書禮樂春秋，亦未嘗言易也。迨夫漢興，儒家之引申易卦爻辭者日益其多，詩書禮樂易春秋，乃同稱爲六藝之科矣。且以易爲諸藝之原，如漢書藝文志所論曰：

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爲終始也。至於五學，無有變更，猶五行之更用事焉。

益以其時爲儒學統一時代，董仲舒之策見取於漢武帝，「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六經之用，盛於一時，後之經學，實肇始於斯時也。

董仲舒之釋六藝曰：

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惡服人也，是故簡六藝以贍養之。「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詩道志，故長於質；禮制節，故長於文；樂詠德，故長於風；書著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故長於數，春秋正是非，故長於治人。

司馬談之論六藝曰：

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

良以六藝之學，儒家之所宗也，是用廣徵羣說，明辨其旨。夫然後而語儒家，則易中其窾要矣。惟是六藝之學，並非制作於孔子，孔子者「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集六藝之大成而已。吾人於國語楚語篇：

莊王使士齋傅太子箴，……問於申叔時，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爲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

楚莊王之時，先乎孔子者，殆數十年。孔子生於西曆紀元前五五一年，楚莊王時則在西曆紀元前六〇〇年間。且其所舉春秋世詩禮樂令語故志之教，與莊子所論儒家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